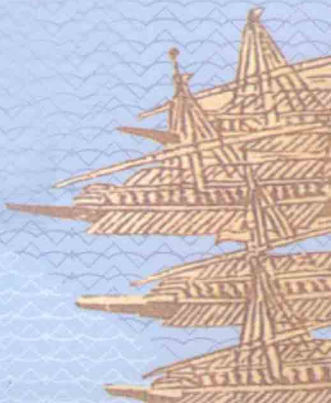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开洋

——国门十三行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开洋



国门十三行

谭元亨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开洋:国门十三行/谭元亨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1

ISBN 978-7-02-008511-8

I. ①开… II. ①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3692号

责任编辑:刘 宇 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校对:陈 莎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:100705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329千字 开本880×1230毫米1/32 印张14.125 插页2

2011年7月北京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000

ISBN 978-7-02-008511-8 定价28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# 目 录

## 礁 语

第 一 章	白头浪	3
第 二 章	被逼良为娼的海盗	15
第 三 章	女“黑奴”	28
第 四 章	上谕：南洋开禁	40

## 石 语

第 五 章	番银加一征收	59
第 六 章	能员酷吏	68
第 七 章	缓兵之计	84
第 八 章	威风长过命	96
第 九 章	夷人闯进总督府	108
第 十 章	暗度陈仓	124
第 十 一 章	被套住的行商	137
第 十 二 章	狱中难友	147
第 十 三 章	十年王谢半为僧	158

## 寺 语

第 十 四 章	大餐与豪园	176
第 十 五 章	醉饮中秋明月光	194
第 十 六 章	老虫借猪	205



第十七章	钦定的龙图像	217
第十八章	波诡云谲	231
第十九章	珊瑚树	243

潭 语

第二十章	可怕的漩涡	257
第二十一章	敢告夷状的行商	269
第二十二章	迸裂的碎瓷	279
第二十三章	退财消灾	288
第二十四章	赈灾款	298
第二十五章	誓证	311

塔 语

第二十六章	琶洲行	325
第二十七章	祸起萧墙	335
第二十八章	“三进宫”	347
第二十九章	人有病,天知否	357
第三十章	不跪的钦犯	368

浦 语

第三十一章	以骨为薪	382
第三十二章	雷霆出击	395
第三十三章	生命之火	409
第三十四章	极品	419
第三十五章	恶税终结	432
	余绪	440
	后记	446

## 礁 语

不知道是什么朝代，什么人给我起了这个名字——天后礁，从此我便有了神恩与光环，年年岁岁，总有袅袅的香火在我身边升起，在海涛的喧嚣声中，在烟雾难分的迷茫中，我已经不是我自己了。

千万年的季风削去了我的发髻，数不清的海啸在我面庞刻下了沧桑，以及无以逃避的苍老——是的，我也会老去，没有什么礁石不最后消失在海底，那便是我们辞世的方式。虽说我已被赋予了神性，但神也会老去的。神的命运，自有比神更高的苍天主宰。神没有历史，也不需要历史。我们只是人的历史的见证。

我伫立在这里已亿万斯年，被视为神却不过五六百年罢了。五六百年于我只是轻轻的一声叹喟。惟有南海的波涛始终在伴随着我，想驱赶我的寂寞，可大海不知道，不绝的香火中的寂寞却是永远也飘不走的寂寞，也是更无奈，更巨大的寂寞。谁也无法体察得到的神的寂寞，纵然千艘海船的来来去去，都不曾逃出我的法眼，它们载去了无数的金银财宝，也载走了数不清的岁月，留下了同样是难以诉说的痛苦、悲伤，乃至罪恶与阴谋。

日出日落，潮起潮落，我始终诧异的是，海天间的宁静——无论沉没有怎样的辉煌，淹没有多少无辜的生命，无论



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大事,荣耀与罪恶,光明与黑暗,海天都会复归于不动声色的宁静。海湮没了一切,也收容了一切。

季风如常,海潮有信,可它们又能恪守什么?

把海船迎来,又把海船送去。

往复循环,周而复始。

从印度洋,到南海,从南海,到印度洋。

守望中,我能企盼什么?

化解一切的大海,时而如水银一般凝重,时而又似清雾一般轻飘……在苍茫的世代中,它可有自身恒久的重量?

对于芸芸众生,我是神,我被寄托着起死回生的众望。

可对于大海,我却是注定要沉没的礁石。

无论我被风浪剥蚀、浸淫成天后像、观音像,乃至佛陀像……

无论有过多少遇险的海船在我这寻找到片刻的喘息,多少生命重新拾回过已有的尊严……我都注定会沉入茫茫大海,然后,什么也看不见。

不知在我之后,还会发生什么。

只是我已无法满足所有生命的祈求了,也许那时已不需要我。

纵然还有更多的历史,更多的朝代,更多更多的惊涛骇浪,更多的不测与打击,更多的冤魂与哀号……

我已经在海底了。

只是分明还有一艘海船驶来……

我当显示最后一分神迹。

## 第一章 白头浪

雍正初年，寒露时分。

一条双桅的海舶，在南海上行驶……平日，台风都在八九月间才会纠合着，一个接一个地打来，所以这个时间一过，抢着下一趟南洋还来得及。只要赶上海流，顺风顺水，很快便可以到达巴达维亚，做成一单生意回来，而后，便可以等候来自西洋的番舶了。

已经驶过了一半的航程了。是日，只觉得天气闷热难受，海风无影无踪，船似钉在海面上，一动也不动——其实，海流依旧，船仍在航行，只是借不到风力了。茫茫的大海，蓝幽幽的，在白炽的阳光下升腾着热汽，把天空变得恍恍惚惚，分不清白云还是帆影，甚至分不清哪是蓝天哪是大海，水手们躺在帆影下喘息着，只有舵工仍以双倍的警醒，把握住海船的方向。

突然，爬在桅尖上的一位水手惊叫了起来，不好，东边……白头浪来了！

所有水手都一激灵，鲤鱼打挺，站在了甲板上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白头浪排山倒海扑过来了，连天上的乌云，也是被它裹挟而来，顷刻之间，已席卷过了这艘双桅船。大海一失它那幽蓝的诡谲的宁静，狂怒了起来，恰似一口烧得漆黑的大锅，倒扣了过来，阳光、白云，刹那间不知了去向。天



与海，在黑色的混沌中绞合在了一起，只听到呼啸的浪声。

双桅船一忽儿沉下了深不可测的浪谷，一忽儿又被举上了高不可攀的浪尖，就这么颠几下，全船的龙骨都“吱呀呀”地要散裂开了。加上大风刮来，船一下子侧翻过去，几乎整个要颠覆了。

一个沙哑沉实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泰叔，沉住气，顶硬上！”

声音是从船后方传来的，老舵工在喊。

老舵工是执意追随船主泰叔一同下南洋的。他称他“泰叔”，其实却比泰叔还要年长二十多岁，不过，广东人视“叔”为一种尊重、亲昵的称呼，并无严苛的辈分区分。老舵工其实在泰叔家算得上是“三朝元老”了，不仅看着泰叔长大，而且，在四十年前，当时的两广总督吴兴祚，在平定台湾后，向康熙“奏通商舶，立十三行”，“诸番商贾，粤东赖以丰庶”之际，他便在泰叔家的船上司舵了。单身一人，无牵无挂，这也是舵工的习俗，不愿岸上有拖累。虽然后来又有“南洋禁航令”，但外国商船还是可以来的，早在明代中叶形成的、专门经营洋务的十三行，也就又红红火火了起来。以至“誓不事清”，剃度为僧的明代大学者屈大均，也情不自禁地写出了“五丝八丝广缎好，银钱堆满十三行”。番鬼佬们每次来广州，都载满了各色银元，用来购买丝绸、陶瓷与茶叶。

此番冒险犯禁下南洋，老舵工自告奋勇，要来主舵，泰叔怎么劝也没用，老马识途，见惯了风浪，也好提携一下年轻人。

船主在大叫：“转桅……落帆……”

双帆在落下之际，竟因桅杆打断，缠结在了一起……

船主急了，断然道：“砍桅，砍桅……”

这是逼不得已的最后决断了。桅杆没了，船就完了，不沉，也走不了。

老舵手在大叫：“东家，砍不得呀！”

“不砍，我们都完了！”一道闪电，掠过船主惨白却依然刚毅的脸。

船主见水手提着斧头，还在犹豫，扶着船舷，跌跌撞撞地冲了过去，一把夺过水手的斧头：让我来！

他使劲全身力气，一斧一斧砍了下去。

用不了几斧头，桅杆便让飓风折断。飓风一下子抓住了缠在一起的白帆，甩到了半空之中，刹那间便无影无踪了。但几乎侧翻的船体则恢复了平衡，船躲过了倾覆的险关，却躲不过举天的狂澜。它依旧一下子被托上了天，一下子被扔到深渊。龙骨的裂响，分外骇人。

现在，只能听天由命了。

船主抱住只留不到一人高的断桅，大声喊道：“人都在么？”

过了好一阵，才有人回答：都在。

老舵手声音似乎有点艰涩：“稳住……撑住……把稳舵……飓风很快就要过去，咬紧牙关，顶硬上！”

只是在惊涛骇浪中，在狂风暴雨里，人都不能把持住自己，况且一条船呢！船东的吼叫，只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，事实上一点作用也不曾有。船依然像只蛋壳，在浪头上抛来抛去，随时都会碎裂，万劫不复，一个巨浪扑来，它被深埋下海水，又一个巨浪上来，它被往上托举，几近悬空。仿佛有一只残忍的魔掌，把它当作玩物在戏弄，不玩个尽兴决不罢休。

飓风在呼号，巨浪在呼号。

隐约还能听到船主的叫声：

“稳住……撑住……把住舵……顶硬上！”

只是在这呼喊声中，人们才下意识地抓住或抱住身边任意一件牢靠的物品，不让狂风与巨浪把自己卷走。



不知过去了多久，片刻，抑或几个时辰，倏忽间，风止歇了，浪平静了，头上的乌云也全不见了，只余下一条残缺不全的船，以及死死抱住船上断桅、残舵、锚座……的东歪西倒的人——一个个都光着身子，衣裤全被风浪剥了个一干二净。

老舵手还在嗫嚅道：

“稳住……撑住……把住舵……顶硬上，鬼叫你穷……”

一位水手提醒他：“飓风过去了，该清点一下了。”

老舵手才讶然地松开了抱住断桅的手：“噢，过去了？”他半跪着。

舱底已经漏水，船已半沉没了，除开残破的船体外，什么都让风浪卷走了，连最密实的船东舱，也被风浪掀开，扫了个空，什么也没剩下：淡水、食品、衣物，都没有了，那价值上万银两运往南洋的各种货物，锌块、茶叶、丝绸、瓷器及若干土产品，全被飓风搜掳一空。

天色已经渐暗了下来，天边，已隐约现出了几颗星子，淡淡的，开始时若有若无，但不久便凸显了出来。姹紫色的夜空，充满了诡秘与不安。

十六位水手，舵工加上船东，仍在极力拯救正在沉没的桅船。可他们也只是白忙，不过是一种心理安慰，怎么也无法阻止船的沉没……

忽地，半浸在海水中的船主大叫了起来：“看那里，一道白光，不，一道灵光，是天后娘娘找我们来了……”

众水手左看右看，却什么都看不见。

“在那边，那边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……你们怎会看不到呢？”船东不解道。

“要有光，就有光。”船上那多少通点荷兰语、读过《圣经》的通译喃喃自语。

大家看不到什么，可都相信船主独具慧眼：既然你看到

了,那就指挥我们向天后娘娘靠拢,我们会得救的。

船已经完全沉没了。大家把卸下来的船板拼到了一起,十几个人,成为一个环环紧扣的连结体,凭借舱板的浮力,向船东指向的出现灵光的海面上划去……

海面竟又变成了银白色,如同丝绸一般柔软,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下,不断向前铺展……

大家都深信船东真正看到了灵光。

就这么紧一阵,松一阵,系着十几条生命的舱板,向一个既定的目标,坚定不移地划去……

有一人的脚似乎触到了海底的沙砾,很快,所有人也都在水中站了起来,而且欢呼了起来。

大家推着舱板上上了沙滩,再往前跑出十几丈,一个接一个扑倒在地上,暖暖的细沙让他们如睡在天鹅绒上,很快,便响起一阵阵鼾声——在经历了生死搏斗后,没有比一场酣睡更诱人的了。老舵手落在了最后。

船主没有入睡。

在繁星如缀的夜空下,他依旧在寻找那引导他的灵光,他深信那是天后娘娘给他显示的神迹。

可是现在,星光下再也找不到灵光了。

或许,天后娘娘已尽到了自己的职责,便又在海风中悄然隐去,神人无功,她只是尽职而已……他斜靠在一片石头上,慢慢地滑落在地,温热的细沙掩去了他的脚踝,他的半身,他就这么沉沉入睡了。

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,耳边有了争执声。“想不到,他比我们睡得还死,没肝没肺,不用想事的。”“这才有大将风度,临危不乱。”“他是累的,太操心了。”“就不想想,落在这荒岛上边,四边大海茫茫,不见船影,一个个都得渴死、饿死、晒死、



干死……”

船主猛地睁开了眼，太阳火辣辣、直笔笔地刺入了他的眼里，光也教人似撕裂地痛，赶紧侧过了头，捂住了双眼：什么时辰了？

日上中天了。

船主双手往后一撑，弹坐了起来：“都睡足了？”

舵工一笑：“就你一人没醒。”

船主再站了起来，四周扫了一眼：“你们弄清楚到了什么地方么？”

几乎所有人都摇头。

“岛上看过了么？”

“巴掌大的岛，一眼就看个遍。”

船主不说话了，径自往一片礁石群走去，大家默默地追随着在他身后，这个时候，一群人需要有主心骨，这主心骨便是船主。他们已跟船主多年了，陆地、海上，有福共享，有祸同当。不过，这样翻船，却是大家都不曾经历过的。在近赤道的灼热的日光下，再身强力壮，断水，缺粮，能熬上个几天？

来到了犬牙交错的礁石群上，船主却站住了，久久没有说话。昨天一场大风暴加巨浪，分明已将这岛洗劫个精光，别指望能找到什么了。他回过头，看到大家探询中已带上失望的目光，心中一沉，扬起了头：

“既然天后娘娘把我们引到了这个小岛礁上，就不会不管到底。总之，我们是得救了。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天后娘娘只会救自救者，人若不自救，天也不会救他的，所以，我们不能干等，坐以待毙。大家来个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想办法挨过这最艰难的时刻……我们已经得救了，就得更有腰骨！”

“把腰骨挺起来！”一位舵工响应道。

沙滩上冲来不少散架后的船板，借助钻木取火的经验，三

下五除二，火苗便在高温下蹿升了起来。

有了火，便升起了烟，有了烟，便有了求救的讯号，只要海上有过往的船只发现，势必会冲着烟柱过来的。

吃的倒不难，礁群中有不少鱼儿及海生动物，不愁抓不到。

难的是淡水。尽管礁石的凹缝里，不时能留存下昨天的雨水，可太阳烘烤，过不了几个时辰便会蒸发掉。水手中，只有几位腰间别下的水壶还存有一点淡水，匀着喝，也顶不了几天……

第一天，似乎很快便过去了。

入夜，坐在乱礁与沙滩之间，看渐渐失去的海平线，兀地蹦出来的一颗颗星子——分不清它们是天上还是水下，船主双手托着后脑勺，仰躺了下去。

与他亲近点的舵工靠拢近来，问：

“泰叔，我们是继续往南，上巴达维亚，还是打道回府？”

“继续往南，好马不吃回头草。”

“如果来的船是往广州走的呢？”

“当然，先上去，然后，再转到南行的船。”

“你呀，到了这一地步，还不回头？”

船主淡然一笑：“已经好几年下不成南洋，这回，好不容易冒险走这一遭，岂有打退堂鼓之理！开弓没有回头箭。”

“货都没有了，到了巴达维亚怎么办？”

“我在那边熟门熟路，你们不必发愁，包你们好吃好住，养足精神。……唉，其实昨天的风浪，在我经历过的中并不算大，只可惜了一条新船了。”

舵工附和道：“是呀，船要大一点，就不会那么容易掀翻……出海，还是要大船好，早年，我也上过大船，那才气派。”



“多大的？”

“少说有三丈高的梁头，舵工、水手有近百人……听老人说，过去造的还要大。”

“你那是什么时候？”

“也不过二十来年，我才十七八岁，有的是力气。”

船主叹了口气：“别说十年前，如今，人家西洋来的商船，动辄三桅、五桅，风鼓得船似起飞，可我们只允许有两桅，用人不得过二十八位……真教人气短。”

没人吭声，皇上定的规矩，金口玉牙，谁敢不从？不从，就是悖逆之罪，满门抄斩。

“可恶的是那些酷吏，不了解实情，就信口雌黄，向康熙皇帝禀报，说我们卖船给番人，运米接济异域，说的人多了，皇上也就不得不警惕了，这才下了南洋禁航令。”泰叔双眉紧锁。

老舵工倒是口无遮拦：“说到底，还是对我们汉人不放心。人家好的是草原，是大山，不比我们，亲的是水，是大海。”老舵工声调有变。

“说的也是。”泰叔瞥了一下身旁的老舵工，难得有这般见识。“不过，他们总归该认识一下大海，山性令人塞，海阔教人通，水是有灵气的。偌大的一个国家，不可以漠视更大的海洋。我们粤人，靠的是海，不仅仅是海里的鱼，更是靠海上的船，以水为财，把生意做到番邦去。”

“只是，都八十年了，他们还不曾懂得海。”老舵工声音变微弱了。

八十年了，都几代人了，从顺治、康熙到当今的雍正，已有三代了。泰叔的家族，就更有四五代了。那个“天崩地解”、明亡清兴的年代，祖上在战火焚毁了广州河南，重新恢复起了瓷窑，开始似乎是小打小闹，内心分明企盼海路再通，让中

国名瓷再度在西洋行销。后来，窑愈烧愈大，或明或暗，几经辗转，或通过澳门，或通过吕宋，或通过巴达维亚，愈来愈多的精美瓷具，照旧抵达了西洋。荷兰人正是借瓷器生意，大大地赚了一笔，甚至想加以垄断……这南洋一禁，澳门操控与荷兰人的中介贸易，又发生了变化。谁也不甘心让他们白白挣了个头彩呀！所以雍正登基后，海商们又跃跃欲试，纵然不准造可以抗海上飓风的大船，却还是驾上双桅船，再闯南洋。泰叔不是第一个，更不会是最后一个，谁也不会轻易打退堂鼓。

二十多年前，每年仅去巴达维亚的中国帆船就有十多艘，而卖到外洋的，更是好几百艘……可一旦南洋禁航，偌大一个南海，除开海盗船外，当日的壮观已经不再。

海风一阵阵吹来，伴和着潮声，更令人心潮汹涌。

泰叔一个鲤鱼打挺，站立了起来，铿锵有力地宣称：“我就不信，朝廷永远不会明晓海的重要！”

“恐怕，还得让你们教会朝廷才行。”老舵工艰难地半站了起来。

泰叔在沙滩上踱步，口中吟哦道：

伫立岂领首，  
迎风志可哀？  
海从足底远，  
月岂今宵裁。  
梯航千里外，  
东西何日开？  
法显求佛去，  
吾侪拈花来。

水手们诧异地看住泰叔：“我们只以为你是商贾，是船主，没想到还会吟诗作对，一肚子锦绣文章呢。”





“过奖了，我只是闲来吟诵上几句，以抒胸臆，化解心中块垒罢了。”泰叔轻轻地摇摇头，“这却是祖上传下的……”他似乎想解释什么。

忽地，海面上似有灯火在闪烁，水手雀跃了起来。

“快，把烟升起来！”泰叔下令道。

然而，当烟柱再度升起，那隐隐约约的灯火，却化作大海中的波光，渐渐消失了。

水手们争论了起来，有的说是看花了眼，心里一急，水波也成了灯影；有的说是烟升迟了，船开远了，人家发现不了；也有的说，人家即便发现了我们，也怕遇上海盗，不敢开拢过来……

这么一争论，似乎丧气的话占了上风，水手们一个个颓然倒地。

是呀，就算有船过来，人家会伸出手来搭救么？大海中，人鬼莫辨，商盗难分，这些水手们，十来年间，只在近海出入，未曾远涉南洋，泰叔颇有点忧虑地看着他们。

第三天到了，可供烧烟的木片、舢板，已所剩无几了。淡水，如果不下雨，只怕就此断绝。而渺渺大海上的船影，却不曾出现过一回。

本来，南海禁航并未撤销，这茫茫海天，怎么会变魔术似的变出船只来呢？

其实，心中最明白的，也就只有船主泰叔，因为早年间也没少在这南洋的波涛上穿行，并且凭此撑起了整个家族的事业。否则，他不会在这个时刻，冒险闯一遭南洋的……已是黄昏。

这是第五天，西边的晚霞已有几分黯淡，褪去了方才的火红，远处的白色的排浪，也失去了力度，不再涌来。

把这么多人带到了这样一个绝境，他知道自己有多大的